

# 型世缘

# 型世言

【明】陆人龙 编撰

## 【藏书导读】

《型世言》作者陆人龙，是明末著名的选家、作家和出版家陆云龙的弟弟。陆云龙，字雨侯，号翠娱阁主人，钱塘（今杭州）人。

现存本分订为十二册，中缺一册。这一册应包括总序、总目、插图四十页八十幅。

《型世言》的发现，是继冯梦龙的《三言》，凌蒙初的《二拍》全本面世后又一个重要发现，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
第一，《型世言》的发现，解开了《幻影》、《三刻拍案惊奇》、《别本二刻拍案惊奇》的疑案。

第二，因《型世言》的面世，发现了明末一位重要作家，弄清了几部重要作品的作者问题。

第三，《型世言》为世人提供了一幅真实生动的明代社会的风俗画卷。

《型世言》最大的特点，也在于它与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荟萃古今故事不同，完全是写明代故事，其中有燕王朱棣夺取建文皇位，徐海被胡宗宪招抚，魏忠贤专权等明代重大事件。更多的则是明代社会的市井生活，风土人情，犹如一本风俗画册。首先，作者处在明末“天崩地解”的动乱年代，对社会问题有真切了解，时时露出愤世疾俗之情，对社会的弊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如苛捐杂税，高利盘剥，官吏贪赃，监狱黑暗等等。

这本书题名为《型世言》，就是“以为世型”；“树型今世”的意思。作者认为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，引起了道德的堕落。他把小说创作看成是拯救日趋堕落的世道人心的一剂良药。

因此 ,在作品中歌颂“ 忠孝侠烈 ” ,批判“ 贪淫奸宄 ”。作者所持的伦理道德观仍属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 ,书中封建说教色彩较为浓厚 ,这是《型世言》的主要缺陷。

**【名家导引】**

《型世言》现藏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 ,具体资料不详。

# 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兢叹南风，徒抒捧月功。  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  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  
九疑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。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戮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，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，或死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僉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议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。临死时，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南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，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。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！又如他同时死的，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。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。终夜彷徨，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！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止剩得

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！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堂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堂道：“这事当怎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‘不从’了，你若从时，我们也不顾你，先去！”孙都堂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，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，忠义之名传于万古。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，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，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，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，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，已许解学士的儿子，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。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到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“从逆”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，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妻死夫，又有这一班好人。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刖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、女，黄侍中观的妻、女，都自溺全节。曾凤韶御史夫妻同刎。王良廉使夫妻同焚。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，二十年毁形歪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，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；他两个女儿，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，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犖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

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、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可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：“鼎石”。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，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，锄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俸周给。时常督率生儒，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，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。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，此事遂已，铁参政却又助银，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。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，恭贺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，也是天恩。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，也是无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！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荏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。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，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。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。又道济南要地，雇倩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

此时，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，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止计议整理兵马，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方完，李景隆早已

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，战酣之时，点了火药，赶入北兵阵中；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怒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塌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。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，到北营说力尽，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闸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闸板；前有陷坑、矢石，后又有闸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公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阍外之事，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忻喜，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颠下陷坑。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。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闸板闸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，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蹿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：“放箭！”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，哪进得瓮城？这干将士岂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！

成祖大怒，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，兵士跌下，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

回军！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落。铁参政预张布幔挡它，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，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。相持数月，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”神牌挂在崩处。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

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，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；兄弟可诛，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斯斧。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成祖见了，却也鉴赏他文词。

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，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！”铁参政在城上，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

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，充平燕将军；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。召还李景隆。

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。十二月，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酒酣，痛哭劝将士戮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，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，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。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

两翼环绕过来，成祖被围数重。铁尚书传令：“拿得燕王有重赏！”众军尽皆奋勇砍杀。北将指挥张玉，力护成祖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燕兵退回北平。

三月，又在夹河大战。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。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，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，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，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，以图兴复。争奈人心渐已涣散，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戮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。须得委曲求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，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。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，大家道：“想是烧死了！”去寻时，又不见骨殖。有的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！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胧说：“中途烧死。”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，一行解京。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。这公子不知甚事。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铁公子，

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。你父亲被拿至京，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。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，向何处投奔？不若与父亲、姐妹，死做一处倒好！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。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。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、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？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亏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母、兄姐此去何如，怎得一消息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原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，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？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？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

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：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；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“呀”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，道：“老人家，拜揖！小人兄弟是山东人，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止剩得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，是个异乡避难的人。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！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！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佝去

从军，在峨眉山大战死了。如今只一个老妻、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。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？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

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，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、腌萝卜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，这老子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，这兄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既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，伏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？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那得闲钱！”说罢，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，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！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，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？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，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。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还，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来复你。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，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次早，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个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拜了，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道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

待。客官放心！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分付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？甚恨天不祚耳！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，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刚在都市；父亲仲名，安置海南；子福童，戍金齿；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。
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径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。五城奏闻，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，敢来收葬罪人骸骨？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。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，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遽行擒捉。”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！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。作论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！你且调理好了任职。”出朝，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，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，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

说：“果病怔忡。”圣上就不强他。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，不题。

话说铁小姐，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
幽梦不随随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疑。

那虔婆满心欢喜道：“好造化！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！”叫丫环收拾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她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，房里摆列着锦衾、绣帐、名画、古炉、琵琶、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、异草、修竹、奇花。先好待她一待，后边要她输心依她。只见她两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！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？”大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。’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、父。我偏在秽污之地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，却不反与祖、父争气！”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玩物都堆在一房，姊妹两个同在一房，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，上写：

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

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那虔婆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，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她梳梳，又得几百金，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她把一个爹的灵位，立在中间，人见了岂不恶厌？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！”龟子道：“她须

是个小姐性儿，你可慢慢搓挪她。”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她，相叫了，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。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乡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那二小姐只不做声。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她闲话，说些风情。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主，惯舍得钱，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、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！”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个是风流子弟，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！”又时直切到她身上，道：“似我这嘴脸，尚且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；若像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？”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捱了数月，虔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真是有屈，只是皇帝发到这厢，习弦子、箫管、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，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。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节！况在丧中，也不理音乐。便圣上知道，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，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！”虔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你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你贞节？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。朝廷给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，莫要鲜的不吃吃腌的！”大声发付去了，两小姐好不怨苦。她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，也不着人伏侍，要她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，叫骂道：“贱丫头！贱淫妇！我教坊里守甚节？不肯招人，倒教我们挣饭与你吃？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，将皮鞭毒打，道：“奴才！我打你不得？你不认抬举，

不依教训，自讨下贱！”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，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。虔婆又道：“这是个乐地！嚎什么？”奚落年余，要行打骂，亏的龟子道：“看她两个执性，是打骂不动的，若还一逼，或是死了。圣上一时要人，怎生答应？况且她父亲同僚、亲友还有人，知道我们难为她，要来计较，也当不起，还劝她的是。若劝不转，她不过吃得我碗饭，也不破多少钱讨她，也只索罢了。”

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两年多，只得又向她说：“二位在我这教坊已三年了，孝也满了，不肯失身，我也难强。只是我们户人家，日趁日吃，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来。不若暂出见客，得他怜助，也可相帮我们些，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你一场。或者来往官员，有怜你守节苦情，奏闻圣上，怜放出得教坊，也是有的事。不然老死在这厢，谁人与你说情？”果然两小姐见她这三年伏侍，也过意不去，道：“若要我们见客，这断不能。只我们三年在此累你，也曾做下些针指，你可将去货卖，偿你供给。”她两个每日起早睡晚，并做女工，又曾做些诗词。尝有人传她的《四时词》：

翠眉慵画鬓如蓬，羞见桃花露小红。遥想故园花鸟地，也应芳草日成丛。

满径飞花欲尽春，飘杨一似客中身。何时得逐天风去，离却桃源第一津。

右《春词》

柳梢莺老绿阴繁，暑逼纱窗试素纨。每笑翠筠辜劲节，强涂剩粉倚朱栏。

右《夏词》

亭亭不带浮沉骨，莹洁时坚不染心。独立波间神更

静，无情峰蝶莫相侵。

右《荷花》

泪浥容偏淡，愁深色减妍。好将孤劲质，独傲雪霜天。

右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轮孤，字乱长天破雁雏。只影不知何处落，数声哀怨入苇芦。

轻风簌簌碎芭蕉，绕砌蛩声倍寂寥。归梦不成天未晓，半窗残月冷花梢。

右《秋词》

强把丝桐诉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声。更饶泪作江水落，滴处金徽相向明。

如絮云头剪不开，扣窗急雪逐风来。愁心相对浑无奈，乱拨寒炉欲烬灰。

〔右《冬词》〕

当时她两姊妹虽不炫才，外边却也纷纷说她才貌，王孙公子哪一个不羡慕她？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个不识势的公子，他父亲是礼部尚书，倚着教坊是他辖下，定要见她。鴛儿再三回复不肯，只见一个帮闲上舍白庆道：“你这婆子，不知事体！似我这公子，一表人才，她见了料必动情招接。你再三拦阻，要搭架子，起大钱么？这休想！”只见这公子也便发恶道：“这婆子可恶！拿与大使先拶她一拶。”这鴛儿惊得不做声。一起径赶进去，排门而入。此时她姊妹正在那边做针指，见一个先闯进来：

玄纁巾垂玉结，白纱袜衬红鞋。薄罗衫子称身裁。行处水沉烟霭。未许文章领袖，却多风月襟怀。朱